

ГОРЬКИЙ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我的大学

高尔基 / 著

张小川 /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ГОРЬКИЙ

我的大学

高尔基 / 著

张小川 /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责任编辑:陈俊仪

封面设计:宋建华

责任技编:陈垂涛

我的大学

高尔基 著

张小川 译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22,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5次印刷

印数:60001-80000册

ISBN7-5405-1659-3/I·188

定价: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陈俊仪

装帧设计:宋建华

责任技编:陈垂涛

就这样我要去喀山大学^①读书了,不管怎么说也算圆了上大学这个梦。

使我产生上大学念书这个念头的是一个名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中学生。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还是个美男子,长着一双女人才有的妩媚动人的眼睛。他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阁楼上,他经常看到我手里拿着一本书。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认识了,很快叶夫列伊诺夫就说服了我,并开始让我相信一点,那就是我对科学有着异乎寻常的才能。

“您生来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甩动着他那极好看的浓密的长头发对我说。

我当时还不知道,就是家兔也能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十分热心地对我说,大学里需要的正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自然,我们多少也谈到了米哈依尔·罗蒙诺索夫^②的事情。叶夫列伊诺夫说,我去喀山^③可以住在他家里,在那里过完秋天和冬天,并读完中学教程,“随便”应付一下什么考试,就可得到大学提供的助学金,再过四五年,我就会成为一个“学者”。在他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还只有19岁,他有一副热心肠,是个极善良的人。

① 喀山大学:俄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在喀山市内,成立于1804年,托尔斯泰、列宁曾先后在这里学习过。

② 罗蒙诺索夫(1711—1765):18世纪俄国科学家、诗人。

③ 喀山:俄罗斯联邦鞑靼自治共和国首府,位于伏尔加河中游。高尔基1884—1888年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

他考完试后就回家了。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也动身了。

外婆在送我时劝我说:

“你呀,别再对人发脾气了,你总是发脾气,变得那么严厉、傲慢!这全是跟你外公学的,你没见他是个啥下场?这个可怜的老头子,他活呀活呀,最后却变成了个老傻瓜!你要记住:上帝是不会责备人的,只有魔鬼才会多嘴多舌!再见吧!唉……”

她擦掉她那肌肉松弛褐色面颊上的几滴眼泪,接着对我说:

“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你走了,远走高飞了,而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近几年来,我总是不断地离开我这个好心的外婆,简直很少见到她。这时,我突然感到心里十分难受,因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这个骨肉相连、细心照料我的亲人了。

我站在船尾,一直望着她,她伫立在码头边,一只手在胸口划着十字,另一只手则用她那条旧披巾的一角擦着自己的脸,擦着她那双总是对人闪烁着无限慈爱光芒的乌黑的眼睛。

我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一半是俄罗斯一半是鞑靼人居住的城市,住在一所窄小的平房里。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在一条狭窄而偏僻的街道尽头。它的一边是火灾后留下的一片废墟,废墟地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野草;在茂密的苦艾、牛蒡、团酸模(一种植物)的杂草丛里,在接骨木的灌木丛里,凸现出一堆大火焚烧后的砖瓦建筑物的残迹,建筑物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地窖,那里有很多野狗,它们住在那里,也死在那里。这个地窖我记得很清楚,印象极为深刻,这就是我上过的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子,他们仅靠一点可怜的抚恤金来过日子。我来到这儿的头几天,常常看到,这个脸色苍白、个子矮小的寡妇,总是满脸忧愁地从市场回来,把买来的东西分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暗自思索着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怎样才能把不多的几块不太好的肉为三个健壮的小伙子——不算自己在

内——做成一顿足够吃饱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寡言少语、不爱说话的女人，但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里却凝结着一种温顺的、无可奈何的顽强劲儿，就像是一匹耗尽了全身气力的马在拉车上坡，明知拉不上去，但还是在竭尽全力往上拉！

我来后的第四天早上，孩子们还在睡觉，而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

“您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上学，来上大学。”

她的两道眉毛向上一扬，额头那枯黄色皮肤上的皱纹随即皱了一下，原来是菜刀切破了她的手指头。她连忙用嘴去吸指头上的血。她坐到椅子上，可马上又跳了起来，叫道：

“哎呀！真见鬼……”

她用手绢包好切伤的手指，然后夸奖我说：

“您很会削土豆。”

瞧瞧，这还能不会！于是我对她讲述了我 在轮船上帮过厨的事。她问：

“您想，您靠这点本事，就能上大学学习了吗？”

当时，我不太明白什么是幽默。我把她的问话当真了，于是又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并且告诉她，我只要这样去做，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在我面前敞开。

她叹了口气说：

“哎，尼古拉，尼古拉……”

就在这时，尼古拉正好走进厨房来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松。像平时一样，乐乐呵呵的。

“妈妈，能包回饺子吃多好啊！”

“是啊，好吧。”母亲顺着他说。

我想显示一下自己的烹饪知识，于是乘机说道，包饺子，这肉

不太好,而且也太少了。

这些话可惹恼了瓦尔瓦拉·依凡诺夫娜,她生起气来,并冲着我狠狠地说了几句,说得我脸发红,耳根发烧,很不好意思。她把几根小胡萝卜往桌上一丢,转身就走出了厨房。而尼古拉则向我使了个眼色,然后向我解释他母亲的行为:

“她心情不好……”

他坐到板凳上,继续对我说,女人一般说来比男人更爱生气,这是她们的天性。有个有声望的学者,好像是一个瑞士学者,他无可争辩地论证了这一点。这个问题,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也曾经提到过。

尼古拉非常喜欢教我,他常常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时候向我头脑里灌输某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知识。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后来我竟把佛克、拉罗什佛克和拉罗什查克林^②这三个外国人混在一起当成了一个人。我甚至都想不起来,拉瓦锡和杜模力^③两个人中究竟是拉瓦锡砍了杜模力的头呢,还是刚好与此相反。这位好心的年轻人真诚地希望“把我教导成人”,他满口答应我要这样去做,但他没有时间,更没有其它的条件可以用来认真地教我,帮助我。年轻人那种自私自利和轻佻浮躁作风使他看不见母亲是如何努力并煞费苦心地操持家务。他的弟弟,一个沉默寡言,头脑迟钝的中学生,似乎多少还感觉到了一点。我对厨房里那一套经济和化学的复杂戏法早已熟悉了。我清楚地看到这个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

② 佛克(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拉罗什佛克(1613—1680):法国作家。

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的首领,曾带领保皇派的军队镇压革命。

③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法国大革命中被反革命杀害。

杜模力: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1793年后,开始反革命活动。

主妇的手是多么灵巧,每天不得不想出很多办法来填饱两个孩子的肚子,还要加上我这个跑到别人家来的年轻人,养活我这个外貌令人讨厌、举止粗野的流浪儿。不言而喻,分给我那一份的每片面包都像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想找点什么活干。为了不在这个家里吃闲饭,我一清早就从家里跑出去。遇上坏天气,刮风下雨时,我就在那片火烧后的废墟的地窖里躲雨。在那里闻够了死狗、死猫的臭味,听够了大雨滂沱、狂风吼叫的嘈杂声,我这才很快觉悟到,上大学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要是去了波斯,也许会比到这儿来更好些。这时我把自己幻想成一个白胡子的老法师,我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每粒粮食长得像苹果那么大,每一个土豆有一普特^①重。总之,为了这块土地,为了不仅是我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艰难度日,我想出了不少为民造福的好事情。

我学会了幻想着许多奇异的冒险和幻想去实现许多伟大的业绩,在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这种幻想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因为这样的日子很长、很长,所以我变得越来越富于幻想。我不期望别人的帮助,也不期望走运,我的意志渐渐变得越来越坚强。生活条件越艰苦,我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了。我很早就懂得,一个人就是在跟周围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码头,在那儿可以很容易地挣到15至20戈比。在那里,在那些搬运工人、流浪汉和骗子小偷中间,我觉得自己是一块被投进炉子里烧红了的铁。他们每天都给我留下许多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一群群狂热露骨、天性粗野的人们如旋风般在我面前转来转去。我很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愤恨,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敢于嘲笑和对自己则毫不在乎的态度。我亲身经历过的一切使我跟这些人更接近了,并使我盼望着能进

^① 普特:即俄磅,为俄国采用公制前的重要单位,1普特=16.38千克。

入他们那个辛辣而尖锐的环境里去。我所读过的勃莱特·哈特^①的作品和许多“通俗”小说,更激起我对这里人们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原来是师范学校的一个学生,一个受尽折磨,患了肺病的人,他意味深长地劝我说:

“你怎么老像个姑娘似的胆小畏缩,难道怕别人说你不老实吗?姑娘的诚实,是她的优点、美德,而对于你只能是一副枷锁。牛很老实,是因为它吃饱了草!”

巴什金长着一头棕红色的头发,像脸刮得很光滑的演员,他那矮小的身材像只小猫似的非常灵巧、轻柔。他像老师和保护人一样地对待我,我看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我成功、幸福。他很聪明,读过许多好书,他最喜欢读《基度山伯爵》^②。

“这本书里有目标,有愤恨。”他说。

他喜欢女人,讲起女人来津津乐道,兴趣横生。在他那软弱无力的躯体里发出一种痉挛,一种病态的痉挛,这种痉挛使我觉得厌恶、恶心。但我还是认真地听他讲话,我感到他说的话很美。

“女人,女人!”他直率地说道,枯黄色的面孔上泛起了红晕,乌黑的双眼兴奋得闪闪发光。“为了女人,我什么都可以去干,可以上刀山,可以下火海。女人,跟魔鬼一样,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罪孽!跟女人恋爱,没有比这更甜美的事啦!”

他是个说故事的能手,还能毫不费力地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不幸爱情的悲伤小调,这些小调唱遍了伏尔加河沿岸的每个城市,唱遍了这些城市的大街小巷。下面这段曾广为流传的小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我不漂亮,又很穷,

① 勃莱特·哈特(1836-1902):美国小说家。

② 《基度山伯爵》: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成名作品之一。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好衣裳。

这样的姑娘，

谁会找你当新娘……

有个愚昧无知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对我也很好。他仪表堂堂，穿着时髦，有着音乐家所具有的纤细的手指。他在阿德默勒蒂市郊开有一个小店，门口挂着一块钟表匠招牌，但他却干着非法买卖——销售小偷们偷来的东西。

“你，彼什柯夫，可不要养成偷扒的习惯啊！”他对我说，同时很有风度地摸着自己斑白的胡须，稍稍眯缝上那双狡猾而又蔑视一切的眼睛。“依我看，你不会走这条路，因为你是个有理性的人。”

“是个有理性的人，这是什么意思？”

“富有理性的人无论对什么都没有嫉妒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评说是不对的，我曾对许多东西、许多人都有过嫉妒。比如巴什金用某种特别的诗歌般的韵律说话的能力，还有那出乎意料的比喻以及说话的方法，这些都让我嫉妒过。我想起了他讲过的一个不寻常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就像树洞里的一只猫头鹰，枯坐在一个贫穷城市斯维雅什克的一个旅馆房间里，这时已是十月份，正当秋天。外面下着绵绵细雨，风在吼叫，就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拖着嗓门唱歌，无休止地唱着：噢……噢……噢……呜……呜……呜……总也没个完。

“就在这时，她来了，迈着轻盈的脚步，红扑扑的脸，很是艳丽，就像是红日东升时的云彩，而眼神天真纯洁，可那是装出来的。‘亲爱的，’她十分诚恳地说道‘我没有得罪你。’我知道，她是瞎编的，可又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理智上我坚信她说的是真的，感情上也绝不相信她是在瞎编！”

他一边讲着，一边很有节律地轻轻摇晃着身子，并微微眯缝起

眼睛,经常用一种很柔和的手势去抚摸自己的心坎。

他的嗓音低哑,毫无生气,但说的话却鲜明动听,就像夜莺唱的歌一样。

我很嫉妒特鲁索夫,这个人令人惊讶地、十分有趣地讲着西伯利亚的事,讲着希瓦·布哈拉的事,刻薄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还神秘地讲起了沙皇三世的故事:

“这个沙皇当皇帝还真有两下子!”

我觉得特鲁索夫是一个“坏蛋”,是小说里常出现的那种坏蛋。这些坏蛋在小说结尾里总是出乎读者的意外,他们最后都变成了宽宏大量的英雄。

有时,在沉闷的夜晚,这些人会渡过卡赞河,到对岸的草地上和矮树林里,在那儿唱啊,喝啊,讲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但讲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的艰辛。人们之间的那些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事,特别爱说的是女人的事。一说起女人就有一股怨恨,一种悲伤,有时说起来很感动人,可总有一种好像是朝黑暗窥视的感觉,充满了令人厌恶和可怕的意外事情。我曾和他们一起在星光黯淡的夜空下,在闷热的洼地里,在长满了柳树的丛林里度过了两三个夜晚。黑夜里,由于这儿临近伏尔加河,夜气潮湿,桅灯的灯光好像一只只金色的蜘蛛向四面八方爬动,一团团火球,一条条火龙点缀在那黑黢黢的岩石河岸上,这是富裕的乌斯隆村里的小酒店和住户家的灯发出的亮光。火轮船轮子的外轮片啪啪的拍打着水面,声音低沉。驳船队上的水手们像狼嚎一般吃力地吼叫着。不知是什么地方,传来人们用斧头敲打着铁板的声音,传来一阵阵凄凉的歌声,歌声里隐蕴着某个人的忧思,给人们的心上添上了一点淡淡的哀愁。

听着他们的轻声漫语更让人感到忧愁、悲伤。人们在思考着生活,在讲述着每个人的心事,谁也听不清谁在讲什么。他们在枞树林下坐着、躺着、抽着烟,偶尔喝点伏特加酒或是啤酒,但决不贪

杯。这时，他们会回想起许多往事。

“我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在黑夜中紧趴在地上的人说道。

听了那个人讲的事后，人们都赞同地说：

“这是常有的事——都是常见的事……”

“有过这种事”，“常有这种事”，“经常碰到这种事”，一听了这些话，我似乎觉得，这个夜晚人们已经走到了生活的尽头——一切都已有过，再也不会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这种感觉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开始疏远起来。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很喜欢他们的，按我的经历来说，如果我跟他们走同样的路，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想向上爬，想上大学的愿望受到挫折后，就更使我去接近他们。在饥饿时，在气忿和苦闷时，我就感到自己完全有犯罪的能力，有能力去干反对“神圣的私有制”的活动。但是年轻人的浪漫主义不让我偏离我命中注定应走的路，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书和一些庸俗的通俗小说外，我还读了不少正派的好书，它们唤起我去追求某种还不十分明确，但却比我所见到的一切更有意义、更重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又有了新的体会。一些中学生经常聚集到叶夫列伊诺夫住宅边的空地上玩击木游戏，他们当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皮肤黑黑的，眼睛蓝蓝的，像个日本人，满脸雀斑，好像涂上了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游戏来很灵巧，说起话来也很俏皮，他真像是一个有各种才能的天才。他就像所有有才能的俄罗斯人一样，只靠大自然所赋予他的天赋来生活，再不想去发展这些天赋，增强这些天赋。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具有极高的音乐鉴赏力。他很喜欢音乐，能熟练地弹古斯里琴、弹巴拉莱卡琴（俄罗斯三弦琴）、拉手风琴，但他不想进一步去掌握更高级、更难的乐器的演奏。他很穷，穿得破破烂烂，可是他那身揉皱了的破衬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底磨破了的鞋子很符合他那勇敢强悍的性格，很适合他

那强壮有力的身体以及灵巧动作和豪放的作风。

他好像一个长期生重病刚刚能站起来的人，又好像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都是美好的，这一切使他感到极大的快乐，他就像烟花炮似的在地面上蹦蹦跳跳。

当他知道我生活困难、处境恶劣时，就建议我搬到他那里去住，并要我准备去当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到了这个奇异的、欢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来了，也许有好几代喀山大学生都熟悉这个贫民窟。这是一座位于雷伯诺里雅德街的半倒塌的大楼房，就像是这些大学生们、妓女们和一些无用的人从房主手中夺过来的一幢半倒塌的房子。普列特涅夫就住在通向阁楼的走廊里的一个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床，而在走廊的尽头，在窗子边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东西。走廊里另有三扇门通向三个房间，两个房间住着妓女，另一间住着一个在师范学校学习过的、得了肺病的数学系学生，他又高又瘦，满头满脸长满了又粗又硬、浅棕红色的毛发，样子很可怕。他穿着又脏又破、刚刚能遮盖住身子的衣服，透过又破又烂的衣服裸露出青色的皮肤和在皮肤下隐隐现现的肋骨。

他好像就靠啃自己的指甲过日子，啃得手指头都快出血了，他没日没夜地画着、算着，还不时地发出吭吭喀喀的咳嗽声。妓女们很怕他，认为他是个疯子，但又很可怜他，她们便经常在他的门口放些面包、茶和白糖。他从地上拿起一包包的东西到自己房间里，就像一匹累得精疲力尽的马一样呼哧呼哧直喘气。要是她们忘了或是不知为什么没有给他送来礼物，他就会打开门，对着走廊用沙哑的嗓子喊道：

“——拿面包来！”

在他那陷进黑眼窝里的眼睛里，显示出一种自命不凡的狂人般的傲慢。

偶尔有个小罗锅儿去他那里看他,这个小罗锅儿瘸着一条腿,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的眼镜,头发斑白,在阉割派教徒^①的黄脸上浮着狡猾的微笑。他俩紧紧地关上房门,整小时整小时地默默坐着,十分地安静。只是有一次,在深夜,那个数学系学生的嘶哑的怒吼声把我惊醒:

“依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个鸟笼,是的,是个鸟笼!还是个老鼠笼!哼!监狱!”

小罗锅儿尖声地嘻嘻窃笑,多次重复一句奇怪的话,而数学系学生却突然吼叫起来:

“见鬼去吧!你滚!”

他把客人赶到走廊上,客人把自己裹在宽大的斗篷里,气得嘟嘟哝哝地,并尖声地叫骂着,而细高个儿的数学系学生这时则样子很可怕地站在门口,把自己的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里,嘶哑着嗓子叫道:

“欧几里德^②是个傻瓜!一个大傻——瓜……我要证明上帝比他更聪明!”

他猛地用劲把门一关,他房间里的什么东西被震得“乒”的一声掉落在地上。

我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人想从数学方面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还没来得及做完这件事就死了。

普列特涅夫在一个印刷厂里工作,当报纸的夜班校对员,一个晚上可挣11个戈比,如果我没来得及去做工挣钱,那我们俩就只好靠两戈比茶、三戈比糖来过日子,我们俩一个月需要四普特面

① 阉割派教徒:该教产生于俄国18世纪末,主张摆脱“世俗生活”。其教徒必须施行阉割手术以绝欲。

② 欧几里德(活动时期约公元前300年):著有《几何原本》一书,该书集希腊古典数学之大成,构造了世界数学史上第一个宏伟的演绎系统。与阿波尼罗、阿基米德并列称为希腊三大数学家。

包。我没有很多时间去做工，因为我要学习。我正在克服极大的困难硬着头皮学习各门学科，特别是语法。这些语法拘谨死板、因循守旧，尤其使我苦恼，我根本不会把生动而艰难的、变幻莫测而又富有表现力的俄语嵌入到僵死的语法格式里去。好在不久我便明白了，原来，我学习这些东西“为时过早”，即使我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考试，由于年龄太小，我也不会得到这个职位的。

普列特涅夫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当他干了一整夜活后，一清早带着更加乌黑的脸色和一双红红的眼睛回来的时候，我便马上跑到小酒店去打来开水，我们当然是没有茶炊的。而后，我们坐在窗边，喝着茶，吃着面包。古里给我讲报上的新闻，给我朗读酒鬼小品文作者克拉斯诺耶·多米诺的滑稽打油诗。他那游戏人生的态度使我吃惊，我觉得，似乎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肥头大耳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一样。那胖婆娘经常倒卖女人的旧衣服，并替人拉皮条。

他从这个胖婆娘处租了楼梯下的一个小屋角，但他没钱付房租，只有给她讲欢快的笑话，拉手风琴，唱动人的歌。每当他用不太高的男高音唱起那些歌时，他的眼睛里便闪着讥笑的目光。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是个歌剧院的合唱演员，她懂得歌词里的意义，有时由于感动，稀稀拉拉的泪水会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里流到这个醉鬼和贪吃的人圆鼓鼓的紫色面颊上，然后，她就会用胖乎乎的手指慢慢地从脸上抹去泪水，再用一块又脏又臭的小手绢慢慢地、仔细地去擦她的手指头。

“啊呀，好古里，”她喘着气说，“您真是个好演员呀！您要是人长得再漂亮点，我会让您享点福的！我不知给女人们介绍过多少年轻小伙子，让他们去给这些守空房的娘儿们消遣解闷！”

我们的楼上就住着这样一位小伙子，他是个大学生，是个毛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儿，宽胸脯，大腿奇瘦，全身看上去像个倒三角形，只不过这个三角稍微被截断了点——大学生的脚很小，跟女人

脚一样。他的头也不大，深深地缩在肩膀里，头上长着一层像马鬃似的棕红色的头发，苍白、无血的脸上瞪着一双睁得大大的、无精打采的眼睛。

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像条丧家犬一样，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并且十分巧妙地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学习。但他又发现自己有一副深沉、柔和的唱男低音的嗓子，于是他又想去学唱歌。

加尔金娜正是在这一点上抓住了他，把他介绍给一个富商的夫人，富商夫人已40多岁，她的儿子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女儿也快中学毕业。富商夫人是个干巴巴的女人，平板板的胸脯，直挺挺的活像一个士兵。干枯的脸像个禁欲的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黑眼窝里，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戴着一条旧式的丝绸头巾，耳朵上戴着镶有宝石的耳环，耳环的颜色是刺眼的绿色。

有时，晚上或是一清早，她会来找这个大学生，我不只一次地看见，这个女人是如何一进大门就以果断的步伐朝院里的阁楼走去。她的脸色很吓人，双唇紧闭，眼睛睁得很大很大，一副命中注定、心情苦闷的眼神向前望着，那样子就像是个睁眼瞎。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但在她身上明显地可以感觉出一种紧张，这种紧张使她变得畸形，好像在把她的身体拉长、面孔也被绷得发痛。

“瞧啊，”普列特涅夫说，“真是女疯子！”

大学生十分憎恨这个富商夫人，总躲着她，而她则老是追逐着他，就像是个残酷无情的讨债人或一个密探一样。

“我是个上不了场面的人，”他喝过酒后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学唱歌？就我这样的嘴脸，这样的身材，人们也不会让我上舞台演唱的，不会的！”

“你就别再干这浪费时间而又无聊的事了，跟这婆娘一刀两断吧！”普列特涅夫劝他说。

“是的，你说得很对，我该了结这事了，可我又很可怜她！我受不了她，但又还是可怜她！要是你知道，她跟我……哎……”